

●本版关注



热播剧《北京青年》原著小说出版

在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北京青年》热播的同时,同名原著小说也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策划、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个有关成长、改变和寻找自我的故事。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四个堂兄弟,何东、何西、何南、何北,家庭背景不同,性格志向迥异。何东本来有着贤惠的女友、稳定的工作,前方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在结婚登记的时候,他却忽然反悔,闪电般分手、辞职,他想重新过一次自己的青春,找到真正的自己;何西是年轻有为的医生,却见不惯生老病死,理不清爱恨纠葛。他遇到了因爱而疯狂的女孩,不顾一切

地要给她幸福;何南凭借自己的刻苦留学加拿大,“海归”的身份本可以让他大展宏图,但一没资本二没人脉,年轻人的创业之路到底通往何方?街头小混混何北,是大款父亲的一块心病。面对父亲的恨铁不成钢,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做出自己一番事业,天天梦想着不劳而获,直到永失所爱。这四个北京青年,为了各自的梦想努力着,在经历了爱情的考验和生活的洗礼之后,各有得失,逐渐成熟。

赵宝刚的金牌搭档,本小说作者、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常琳透露,小说早在2006年已经写完,经过前后六年时间的修改,终于面世。常琳以该书为成长中的80后集体立传,告诉读者:在你最好的年华,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与其改变世界,不如改变自己。

《北京青年》常琳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9月版/48.00元

越相爱,越孤独

不爱的人可以选择,爱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力。

○矮脚虎(书评人)

“倘若你在八月的下午在大街上溜达,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无聊?”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以这样一种冗长平淡的白描开局,古怪的卡森·麦卡勒斯小姐以自己的方式免疫了许多缺乏耐心的读者。就像1940年的那个丰盛的23岁,她以自己的野心和结构写下《心是孤独的猎手》。于是,大多数人只会记得有一部小说的名字为《伤心咖啡馆之歌》,而忘记了这样一个八月的下午。

1967年,也是一个八月的下午,这位只活了50岁的麦卡勒斯小姐,因为风湿、瘫痪、肺炎、心脏病、乳癌……年复一年的折磨,在医院昏迷了45天后死去。像她笔下的爱密利亚一样,她曾同一个叫利夫·麦卡勒斯的人结婚,离婚,又结婚,他不但对她不忠,而且还偷她的钱。

同一年,在美国,来自中国的翻译家李文俊去图书馆借书,偶尔找到了这本《伤心咖啡馆之歌》,在这本和作者一样孤独的书籍后插着借书卡,卡上只有一个名字:钱锺书。

又过了8年,仍旧是一个八月的下午,正读高中的苏童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从中他读到了他一生都念念不忘的一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



孤独的故事总是从爱情开始。

伤心咖啡馆的女老板爱密利亚小姐爱上了一个驼背矮人,她是如此地爱他,以至于一度富甲一方的她最后竟然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去交换矮人的笑容;而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里,辛格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精神病院里的安多那波利,他攒钱赶往遥远的医院去看望他的爱人,飞快地对他打着手势,美国中部小镇的烈日灼灼下,额头上的汗闪闪发光。

是的,他们都知道,爱,不是因为可以爱,而是因为不得不爱。不爱的人可以选择,爱的人,没有选择的权力。

就像老哥哥约翰·屈伏塔出演的电影《给鲍比·朗的情歌》里,一首名为《我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歌这样唱道:“恐怕我只有去爱,如果我还沒有打算飞走”;就像安东那波利只对辛格带来的食品感兴趣,根本不懂得他在说什么;就像爱密利亚小姐专心宠爱的驼背矮人,最后竟把她的咖啡馆洗劫一空。

麦卡勒斯,她曾说过:“我成为了自己笔下的角色。”她笔下的角色无一例外地都过着不快乐的生活,她给过他们希望,但那希望自生自灭。

生存与死亡的超越

他们无法摆脱那些念头的缠绕,无助地转向对自己的惩罚和折磨。

○胡平(作家)

生存和死亡是重大的哲学命题,也是重大的文学命题。周大新经历中年丧子的痛苦,3年后写出《安魂》,这部作品非同寻常,通篇由作者和英年早逝的爱子周宁之间的对话构成——可以想见,在决定写作和开始写作它时,作者流下过多少泪水。我们甚至不能简单以“作品”看待这部书,它是主人公生命和灵魂自身的呈现与闪耀,足令读者深深震撼。

一边是留在人间的父亲,一边是已在天国的儿子,20万言的绵长对话,记录了父子间许多过去想说而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此刻周宁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时光在书中倒流,在父与子的交替讲述里,周宁从出生、迈步、学习到成长为一名军官的经历被连接起来。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文字中得到重生,他也将由此获得永恒。

站在渡口的周宁只有29岁,对人生还知之不深,便要考虑如何离开亲人和这个世界,这个时刻是残酷的,也来得太早。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青年最终学会了淡定和达观,几近坦然地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做到了接受现实,每日微闭双眼背诵几遍心经,保持了灵魂的宁静。临终前,则向父母表达了歉意,请求父亲答应照顾好自己的母亲。读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谁能说他只是个孩子呢?他精神上体验和面对过的,强度上超过了许多人完整的一生。他是坚强和勇敢的,也是超凡和脱俗的,他在和自己的病痛作斗争,却教会了人们如何感受生和走向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是我们的先知。读《安魂》的每一页每一行字,我们都无法不



卡森·麦卡勒斯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17年2月19日出生于乔治亚州府哥伦布,17岁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创作,19岁开始构思,22岁完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创作。其它重要作品还有《伤心咖啡馆之歌》、《金色眼睛的映象》、《婚礼的成员》等。《伤心咖啡馆之歌》、《婚礼的成员》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戏剧。

《伤心咖啡馆之歌》[美]卡森·麦卡勒斯著 李文俊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9月版/31.80元

她不像张爱玲,可以造出一座沦陷之城,成全一对再庸常不过的男女。爱密利亚小姐,“骨骼和肌肉长得都像个男人”,她免费治病,会给大人吃苦的药,给小孩吃甜的药,可是不幸福。

人们津津乐道故事里的三角关系,小姐爱驼背,驼背爱囚犯,认为那是爱情无从解释的唯一解释,其实,这与爱情的关系并不大……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里,麦卡勒斯描写孤独,像刀刀一样绵延不断的孤独,每个人都孤独,却并未因这相似的孤独相连。人终究是孤独的,好像人终究是要死的,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从未因爱的幻象减弱几分。

最后,爱密利亚小姐请木匠把家里所有的窗户统统钉死,枯坐一生。人们慢慢忘记这曾经是一家咖啡馆,一到星期六晚上就热闹非凡,粉红色的樱桃露非常甜,一分钱一杯,还供应油炸鲈鱼,每个人每个礼拜都起码来上一趟。

很久以后,人们还能够记得,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爱米利亚小姐脱下红裙子,穿上工装裤的那一刻,她在准备为自己的爱人搏斗,而她的爱人却在最后的时候倒戈向敌,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很久以后,人们还能记得,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里,有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她藏在富人的花园里,偷听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莫扎特。那是黑暗中爬上屋顶,寂静中回响的莫扎特。小女孩慢慢长大,逐渐变得冷静,平淡,麻木,但在黑暗中聆听内心声音的每一个人都能从她身上找到彻骨的孤独。

也像《天使爱美丽》里那个曾经的女孩,艾米丽,她像这个城市里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一样,在孤独中长大,又在孤独中互相爱恋。她在波光潋滟的城市里学习性,学习爱,学习怎样把人逗笑或者被别人逗笑。可是却仍旧要孤孤单单地坐在屋顶,揣测此时有多少对男女正在亲热,又有多少爱情正在无奈地涌入浪潮。

被作者表达出的深厚凝重和无以复加的父爱所感动。书中写道,当父亲得知儿子病情复发时,他“顿时感到地在旋转,眼前的一切都变了颜色……”;经过连日连夜的看护,他到楼下去吃饭,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完200米行程”;他会“痛恨每一个长假的到来”,因为那时主治医生会离开医院;当他听说国外研究出一种能治脑胶质瘤的



《安魂》周大新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版/32.00元

药物,二十万人民币一针时,便发疯地想去挣到200万元;一切药物都失效后,他曾绝望地携妻带子到十字路口去烧黄表纸“驱邪”;也曾不顾一切地请到一个来京卖菜的老太太到家里施展“特异功能”。在每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搏斗中,父亲的挣扎拼扎令人掩卷长叹。

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在书中许多地方化为无尽的悔恨,这些悔恨大都无所依据,只缘自父母对自己的苛求,他们无法摆脱那些念头的缠绕,无助地转向对自己的惩罚和折磨。《安魂》对父爱和母爱的刻画不能仅仅用真切形容,它是颤栗的,具有融化一切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不仅于此,《安魂》也表达出主人公对苦难和死亡的超越,这是它所蕴含的另一重大精神力量所在。我们想看到和已经看到是,父亲通过与儿子的对话,得知儿子摆脱了人间的痛苦,获得灵魂的解放和飞翔,以此为慰;儿子也为父母知悉这一切而感到欣然。天上人间,幸莫过焉,福莫过焉。作者相信,我们也相信,生存和死亡是可以超越的。

●特别推荐

《代表作·新女性》盛可以 张惠雯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7月版/32.00元

该书收录了中国文坛10位最活跃的青年女性作家的短篇小说。所有作品均为作者自己指定的、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即“代表作”,集中展现了这批作家的创作风貌。“新女性”作家群体关注个体的成长、体验、命运和个人情感的表述,这种尊重个性的写作让她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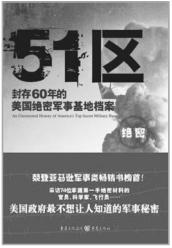
她们用凌厉、明净的语言讲述了或荒诞或轻盈的人生故事。火车上韶华已逝的女作家、渴望远嫁异国的单身母亲、在底层挣扎的上海青年,都是被生活挤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卑微而伤感的欲望和梦想,无不透露出光鲜面孔下潦倒而孤独的生命。10位作者抛弃对现实的精准解剖,以独立、丰富和自由的叙述,展现生命复杂的美感。



《51区》[美]安妮·雅各布森著 王祖宁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7月版/49.80元

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西北方距拉斯维加斯市中心130公里,这里存在了60年,却是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的军事禁区——51区。51区的命名并非随机而定,而是与罗斯威尔坠毁飞碟的残骸有关。机舱内印着一行从未对外公开的文字,残骸旁还有几具畸形尸体,它们是外星人还是飞行员?作者安妮·雅各布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竟然牵扯出第三种触目惊心的答案。

对于很多人来说,51区无异于先进间谍技术和作战系统的代名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51区是被俘外星人和不明飞行物的一个地下世界。无论如何,它都与神秘有关……



《上市》郝文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32.00元

天元公司是一个民营建筑材料供应商,总经理钱德培为将其运作上市,请来了高级财务经理丁建中。丁在对这家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分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专利技术涉及剽窃、偷税漏税、高层人员为个人事业利益设计爱情陷阱等层层黑幕。游走于理智和情感间,他巧妙处理隐患,拨云见日,实现上市目标,却换来悲凉的命运结局……该书深度揭秘了上市公司背后资本陷阱和层层黑幕,充分展现了钱、权、欲纠缠背后资本与人性的碰撞。



《一号保镖》冷海隐士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9月版/32.00元

这是一群神秘的国家特卫,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在他们眼中处处都隐藏着危险。《一号保镖》讲述了一位中国顶级王牌特卫的神秘传奇,带读者身临其境地去探索那从不被人所知的秘密。

作者冷海隐士,曾从事特种警卫5年,多次参加魔鬼式专业军事训练,为政要担负警卫工作。退役后创作《一号保镖》掀起一股保镖类小说的旋风,被网友誉为“中国硬派保镖小说第一人”。



小说家

鬼古女: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作者不仅有高超的故事技巧,也对历史、人文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与思考。



鬼古女

悬疑小说畅销书作家,已经出版了《碎脸》、《暗穴》、《锁命湖》等7部悬疑小说。

○李 鲟

夫妻作家合用笔名

对原创作悬疑小说感兴趣的读者,应该不会错过鬼古女这个名字。不过你知道吗?鬼谷女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对夫妻档作家——丈夫“易铭”和妻子“余杨”——合用的笔名。

2003年,余扬和易铭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在互联网上写作《冰川期的春天》。这部小说以冷静幽默的笔法描述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动荡年代中形形色色硅谷华人的生活,被网友誉为“海外版的《围城》”。2004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冰川期的春天》。当时这本书的署名还不是“鬼古女”,而是“易铭 余杨”。

“易铭”和“余杨”也不是这对夫妻作家的本名。相对他们在中国悬疑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而言,两人始终保持着高度低调,除了对新书的宣传推广,很少在媒体曝光,所以至今没有两人真实姓名的公开资料。

“鬼姐姐”和“鬼姐夫”

2005年,易铭和余杨合作出版了悬疑处女作《碎脸》,这次他们取了个新笔名:鬼古女。

在问到这个笔名的由来时,他们解释说:由于身处美国硅谷(他们都在硅谷IT公司任职),又爱舞文弄墨在网络上写些“鬼故事”,就根据谐音取了一个共同的笔名。而熟悉他们的读者,也亲切地称余杨为“鬼姐

诗意与尊严生生不息

人物只是生活的外化,是疼痛感不同形式的外化而已,在实质上,人人相同。

○子 禾(书评人)

与其说《木垒河》写的是新疆史,写的是民国,不如说它写的是人的命运史,写的是当代。我更愿意看一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哲学层面的普遍性,即不限于地域,也不限于时代——尽管每部作品都有其特定的人物、时代、语言。

《木垒河》写的是民国时期新疆地区木垒河小城一个魏姓家族的命运史。小说中魏宗寿二儿子魏啸铭开煤矿时遭遇土匪,惨遭阉割,从此变得阴暗,也因此走上了生意路。一个偶然的机会,魏啸铭发现自己的老婆麦秀竟和亲哥哥魏啸才私通,从此变得更加阴郁狠毒,很少回家,对大哥心生怨恨。不久,麦秀生了争子,不再和魏啸才来往。后来发生战乱,魏宗寿的老婆、汪秀英都被杀,魏啸铭也被杀。至此,偌大一个家庭只剩下魏宗寿、三子魏啸仪、麦秀和争子。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一个人的命运瞬息万变,难以琢磨。往往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每个人似乎都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牵着走的。魏啸铭开矿遇到土匪,只因为说矿上实在没钱,就被阉割;魏啸才糊里糊涂和弟媳上床,内心有愧,最后舍命保住魏啸铭,却留下一句“欠你的,我拿命还”;而魏啸才死后,魏啸铭似乎一下子原谅了他,似乎一直以来他耿耿于怀的都不重要了,他也不再怨恨,为了养家糊口,更加与人勾心斗角,争强好胜,处心积虑,心机勃勃。

这是一种“生存主义”的哲学,更是存在主义哲学要义的具体体现。这样一种基于存在主义哲学要义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挖掘与表现,自然而然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有了一种很有意思的解读可能:人物只是生活的外化,是疼痛感不同形式的外化而已,在实质上,人人相同。这主要表现在魏啸才、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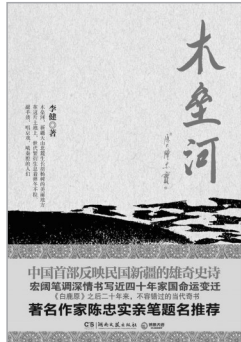
啸铭和争子这三个人物上。

魏啸铭被阉割之前是一个比较阳光、受人喜欢的小伙子,单纯,有激情,先是在外地当学徒,结婚后又和麦秀生活在爱情缠绵的温柔乡中,这使人感受不到他的存在,直到这一切都被两件事改变:一是被阉割,再是发现老婆和大哥私通。魏啸才则一直是一个“驴子”,走路哐哐作响,冒失,孤独,年轻时他以自己的爱

情为代价,救父亲出狱,承担家庭压力,经受一次死里逃生,不管是来自情感上的痛苦,还是由于家庭压力的无奈,都使这个人物饱满可感,而随着家庭条件好转以及他和弟媳私通的结束,这个人物又慢慢淡出,取而代之的是魏啸铭。

从这个意义上,两者结合起来看,两兄弟可以说是一个,魏啸才是“这个人”的青年,而魏啸铭是“这个人”的中老年,一前一后,生命接延。更有意思,也更值得人深思的是,魏啸才和弟媳妇麦秀生的争子——事实上是魏啸才的儿子,名义上却是魏啸铭的儿子——在魏啸才魏啸铭死后,他又将继续“这个人”漫长的一生。“这个人”是所有人。

生活强大,命运无常,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生死,似乎都微不足道,似乎都像木垒河的人一样,只是跟着自己的本能不断延续,接受生老病死。但“这个人”,作为理念的人,以理想的姿态出现的诗意的人、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却生命力强大,生生不息。这个无限延续的正是对人之为人的灵魂的追求,是对人之为人的理想的一种无限的体认,是人的哲学之义。



《木垒河》李健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版/38.00元